



危

林

此

官

成

其標目雖用孔
之類例然如娛
炫奇好可隣於



卮林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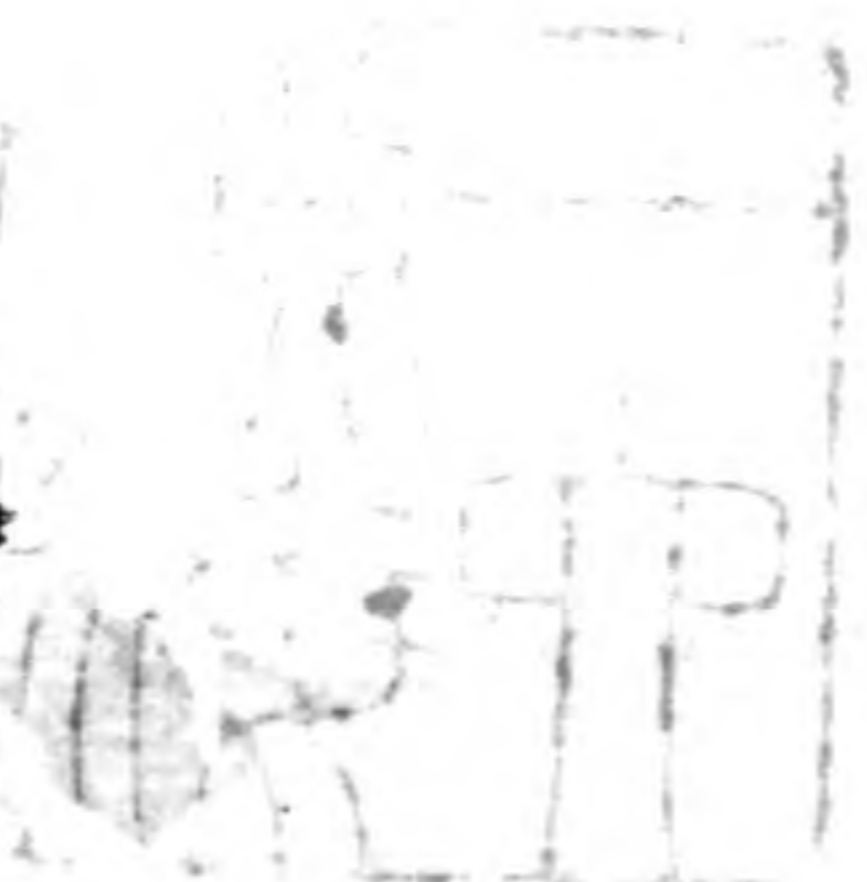
余無

之才平生不解

作寒暄語亦未嘗發問難

端稠人廣坐群議風生余

竟默也知者以為野鄙



不知者以為簡傲衆

相獻酬顧資之所

終不可強

及一神而詞已踰矣

韓

非之誣也而說

也而玄何哉

以縱橫而論

蹇喫者無宮

商也

巧者逞其簧拙者守

卮亦酬世之兵也子玄有

云滿則傾則仰非持故

也言者因物隨變惟彼之

從非宥坐之卮與余今是

非無主義解繇人因以曼

衍故卮林起焉優哉游哉

亦所以窮年也癸未嘉平

周嬰識

欽定
○后林目錄

卷一

質魚

認杜

鐫紀

刺顧

難裴

箴王

辨劉



析鄰

卷二

續顏

非馬

說孔

贊劉

錄崔

繹李

復杜

疑白

卷三

問歐

格鮑

娛張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卷四

述洪

卷五

議郎

論何

解馮

明楊

注王

卷六

廣陳

匡徐

通焦

卷七

洗梅

原謝

申董

商艾

增姚

詮鍾

卷八

論胡

卷九

論胡

卷十

論胡

補遺

疑白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述洪

論何

注王

匡徐

洗梅

論胡

厄林目錄

終

○厄林卷之一

○○質魚

○○○雉水

○魚豢魁畧曰漢火行忌水故雉字去其火而加佳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雉除佳而加水

左傳遷九鼎于雉以人伊雉之戎會雉戎

至於雉

雉周禮豫州川榮雉

莆田明周

嬰撰方叔纂

周代已為雒字

得火德故周

忌水而然乎律歷志以

包後

漢禮儀志亦云是周果木行也

史記夏本紀喻于雒又伊雒漚澗東

遵

雒自熊耳禹世已為雒矣山海經謹舉之曰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虞益在虞年又已為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祀志又得謂夏德木德亦豈忌水而加佳乎新城郡沮水山海經左傳作雒水雒水在楚、不忌水何不除佳漢之受命非始于洛、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五避忌宜孰有先者如秦之說漢字便當加佳矣按沈約曆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体劉向以相生為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魃土晉木宗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

何斯又不然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况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為赤帝子秦以水德為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則安得以火行而忌水乎

當土德

襄十八年注曰歲在承韋二

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曰歲
：星也十八年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
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
注是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而
及鶉火十年禪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杜曰
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承韋至今
十三年復在承韋楚靈王弑立之歲、在大梁
到昭十三年復在大梁二十二年杜注此年歲
在星紀

詔曰歲星為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
罰人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欽在氏好以歲星
羸縮占驗機祥後立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
舍往、差池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
二十八年為丙辰昭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為
壬申自此四歲而為乙亥昭十年則己己也襄三
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蓋為庚午靈王殺立即昭元
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曆蓋与杜韋
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歲

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僖二十三年也受寔
沉之星僖二十四年在十七年復在壽星
則僖二十八年也魏史記僖五

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

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

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
在星紀已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
酉在寔沉戌當在鶉首亥當在鶉火也故五行志
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

鵠大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
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
說非誕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
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
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
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
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
曰倉龍太歲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
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

以七年大梁蒼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
寔沉蒼龍辛巳卽土之中案始建國無八年卽六
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卽地皇元年莽下書無非好
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寔在癸酉天
鳳天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二年則庚辰辛巳
如莽言又律歷志漢高祖伐秦繼周天下號漢歲
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 歲名敦牂太
歲在午而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 星
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

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元年丙午也或誤讀律歷志

〇〇年為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子歲星在星紀

太歲在丑歲星在亥枵寅在娵訾卯在降婁辰在

大梁巳在寔沉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

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歷志曰伐桀

之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

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

年歲亦在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

二年太歲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

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

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為歲

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

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娵訾未在降婁酉在鶉尾亥

在鶉火是班氏自為淆亂也杜豈以班術踈闊故

不從之乎

淮南書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歲徙一辰廣雅曰太陰太歲也

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

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星

舍營室東璧太陰在己歲、星舍奎樓太陰在午
歲、星在胃昴畢太陰在未歲、星舍觜雉參太
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歲、星在柳
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
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星舍底房心太陰在丑
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其太陰左行在
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辰、星
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
未、星居申歲陰在酉、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

陰在戌、星居己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
卯歲陰在丑、星居寅歲陰在卯、石氏星經文也、
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
為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
左行于地、一歲與歲星執辰、年數同、歲星為陽、人
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覩、太歲、星雖右行、左行
不同、要行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
紀卯、在亥、枵辰、在豕、常巳、在降、婁午、在火、梁未、在
寔、沉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亥、在壽、星子
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度
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行度既有定局卽間遇遲疾代留順逆其大体要
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游者順必倍伏久者見
必倏一歲所以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
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
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
九年無損于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躔舍各
乖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
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

子午卯酉四酉之中丑鉤辰申鉤己 鉤 未鉤

戌謂大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

歲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于
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易四鉤也

今觀郊歲合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昂畢酉歲舍柳
七星張子歲舍氏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
舍星紀析木諸以是四鉤果行三宿也班氏以四
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行三宿于晉氏之說且不
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為密而班杜
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曆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

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即位歲在豕韋
桓公即位歲在玄枵莊公即位歲在鶉火閔公即
位歲在大梁僖公即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
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辰也既稱
午在玄枵未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
鶉首直戊子且未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
云歲在降婁莊元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
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
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
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懸在大梁
昔光初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
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
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冊
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轅又遷許
昌武皇帝是依然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
有八載九域咸火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
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則建安元
年也及策命曹公為曹公為魏公則建安十八年

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為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
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蘓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
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冊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
太歲在己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
曆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祀綿邈校
筭易爽蘓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為乖異乃爾且
從玄枵數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
言魏分野在寔沉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舌以
以誑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

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
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為天數者家
自謂義和人自謂乖昧誰得復此言之乎

○ 鑄紀

○○○ 溫泉寒火

○ 晉書陸機策門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
曰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
源所托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
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性柔弱

以含容為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升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鑄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者主出圓者主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為月常昧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日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益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遁詞矣且火

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見其潤柔非為柔而乃微其潤也况火藏木石之中藏烟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為泉源所托則濫滅濁洎謂且盡為烟液以水之受溫為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嘗變為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蕭丘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

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且有涼燄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為光祿勳敦既謀逆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熟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相楊州官僚問訊含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体起居若何

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与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誦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

居于鄭滅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含令陛下蒙塵出處田疇傳天子方蒙塵志安潘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庾岷別傳劉曜作亂京師都傾覆天子蒙塵岷与許遐等從釋慧遠論曰元興

三年天子蒙塵人有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今
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
戒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歷尋往
牒誰敢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丞相
若非陰共勸進則為休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
乎丑說又曰和詣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
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
息丞相大喜以共而觀和直巧言令色取悅容身
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国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
濶處 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年帝崩時年三
十六注曰魏武以建安九月年八月定鄴文帝
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
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疆
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難曰按志稱獻封德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年則

敵益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疆為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為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為皆為舛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為劉繇偵視孫策時獨與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聞正與策對策刺慈馬緊得慈頂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

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策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為策所執裴曰此與本傳大異則疑有繆誤

難曰慈若于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且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于甬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甬里時策致慈繆

綫也裴益未之深核

○ ○ 箴云

○ ○ ○ 陳驚坐

○ 王僧虔上古來能書人名啟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

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為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為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穆不審野客叢談云王僧虔名書錄說陳驚坐異是，不知僧虔之謬也

○ ○ ○ 王次仲

○ 能書人名啟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箴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

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名之三，微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首發于邁，化為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于山，故其峯有兩大翻，小翻之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于秦，皇落隻翻而冲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後漢人，敷對之辭，斯未深攷。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如百間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舌，晉大夫。

辨曰：世說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間因姦李老而及廉藺，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尚論古人，羗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為望之有叔名，向為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丘之會，以威武叔齊以無道，費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構殺，萇弘陰謀周室，則又何朗之

有

○○○ 溪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溪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溪公即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郝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溪道林以方外緇侶取名之半綴

之以公猶云耆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浩殷源淵殷中軍殷楊州至桓公稱阿源盡矣不登台司望非稽戴顧得稱公于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淵改為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溪代淵乎予謂溪公者竺法溪也前注云法溪道徽高扇直永嘉亂考室剡縣岬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溪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為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為敬胤者所清敬胤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有人道溪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

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度二公周旋觀此則
元規于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度之貴
以拒誹訾度之短以嚮重法深豈高逸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尚書左
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
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

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
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
子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
其津為君子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丹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
不屆榆林至京雒宅中代畎不為東地元號屢場
紀年不得十三津嘉君子之名必非燕吾之主案
魏收書以猗也為桓帝幽并之間水草是逐度沙
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瓊故以榆林為西桑乾為

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即猗也差無乖爽
但色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
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
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
軍華無害為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
曰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之此故絳杜蓋以新田

為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為城
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
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舍今絳邑而新田
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
新亳周京屢徙不帶舊跡齊都臨淄便去薄姑之
號楚移湫郟豈仍故郟之思矧絳本非嘉名不過
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
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
絳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〇〇〇 鑿臺

〇水經注曰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瑄于其下刳腹絕腸折頭楷頤處也

析曰戰國策曰三晉氏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頭以為飲器韓子雉三日智伯國亡身死頭為飲杯呂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史記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淮南人間訓曰智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又道應訓及說

苑曰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于晉陽襄子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謔寔報灌首之辱諸家辭同而子已屬尾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智伯刳腹絕腸折頭楷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瑄于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十在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頭摺頤身首分離暴骨于草澤之中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

秦而鄗氏誤以為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鹵矣鑿
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
為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
崇禮記敗于臺鮒鄭玄曰臺當為壺字之誤也陸
德明日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覽石橋登臺策
馬釣渚息樂城隅則亦讀為壺折頭新序作折頽
字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

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
選李善注引晉宮闕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
書上黨高都縣堯谷丹水所出也蓋卽鄗元之說
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莫宿高都雖
有乘風之翼躡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
顧瞻望宮闕寧有天井闕頭可睇德陽角殿守倘
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寔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
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小東至析入鈞者斯為近

之耳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卽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為冢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

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為宣都校尉待節狗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寔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信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為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

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
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
西五公猶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位封為五侯
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
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
五公名居次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
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
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為安漢公

迫仁自殺謚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
所不同于莽者平阿侯仁也興豈仁之同生乎考
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閔
亦見張步傳并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莽安定大
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即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
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憑爵土權留貨東觀記以為
術子者凡此皆介恃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旅之降
心若四體之無骨獨王文子自竄北鄙絕意閔朝
澗泉共清林風愈引若非鄙注幾于無聞矣檢太

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
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于此世祖並封為侯所
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
蓋引其說若此言非爽王氏再世有二五侯侯出
矣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
十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日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

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又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
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鄴氏以為長廡
被浦間館東御昭創于前丹踵于後然則曲榭鋪
金帛臣畢擘高臺蓄寶駿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
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
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

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卽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而賈屋賈屋又變為賈復而賈復更謫為寡婦也考古證之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鄙為賈復築之亦罕鑿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席園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園上勅席士効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

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者故魏有捍席園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為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席園有逸席登門闕道几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席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圖其捍席狀于諸殿高允為讚京師士女造新聲

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托喻奔戎蓋悔其
事微露捍席亦廷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鴈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
忠于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為從事太
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
值僚東太祖守公孫康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
瑁王峭王大會忠与招爭坐招捉忠頭頓築拔刀

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救請招乃還坐峭王
便辭僚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頭非斷之經之手
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
西相去懸矣御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
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奈林南有石碑魏
明帝立題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永

安中莊帝馬射于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
銜之曰以蒿覆之故曰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
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
西曰游凱廡命群臣賦詩據此則碑立于當塗而
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為皆曹子桓事非也然
苗茨字後經諸人研核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
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
文茅作苗益字通也

。。。榆欂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
欂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榆十五年中為欂者亦欂類也
唐弘明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唯以瓠盧盛經
本無天尊形像此云榆欂可對瓠盧也

。。。鼯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于此臺得走
鼠于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

遊于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々有光輝群臣莫有
知者惟攸曰此名鼯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
爾雅豹文鼯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
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鼯
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
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
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
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楊
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
自投江其神為大波予以為非也論語摘輔象曰
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
侯之波義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
至小桑者也

析日闕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偽好持馬
鞭行色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托旅使若
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糧鄗氏取其一語殊為不
脩

○○武丘

●水經注曰潁水東徑丘頭魏書國志曰宣王軍
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

析日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
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奄至百尺凌窮蹙

乘船出迎宣王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諸葛誕
傳甘露二年誕反于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
二十六萬討之屯丘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
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
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
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
克敷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
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凌至丘頭
而武丘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

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邱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虽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于時魯有瑕丘何知衛無茲壘周之典制固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櫟是防若瑕丘獨為魯田十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

憑覽敵國之墟而終沒大夫卜室強鄰之陌者也且此處所叙咸在邾魯封域忽入衛事于理殊乖又負夏可謂負瑕則虞所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 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候成縛陳宮降呂布于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于下邳布登西北

白樓上城陷士禽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与摩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譎誑究謨奮于東藩桴未譟于東郭身已截于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樓門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于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〇〇〇 沔水

〇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過害亡劍于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雷孔章為豐城令于獄搦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日大阿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奕恒以劍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于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郡國志曰南郡在襄陽南千

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益誤以襄城水為襄陽水也

〇〇〇黃鵠山

〇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此澗義季亟然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常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憇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可知

〇〇〇程鄉酒

〇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縣東侯公山南屈注于禾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酈也

析曰荊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俠公山下有綠溪

源官常取此水為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安元年並薦鄴涿酒于太廟豈合鄴湖涿溪之醞為裸老嘗酎之祀与則注綠水宜作涿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有餉楮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寔不憶此杳曰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時即檢記言皆不差擬此則程酒豈即千里酒乎揚元鳳書鄒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于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山相見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初不見見便俱去平言叱羊起于是白石

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即此山也初平仙去改
字赤松子注箋以為古雨師誤耳

〇〇〇恒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
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恒水
東南流逕拘婁那竭國云々又逕波麗國又東
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壩河出東北限恒出西北隅恒繞西域
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

波長叙恒于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手若其括
地脉川細竒甄異六合之外究在日中三竺之流
如滌足下神州地志斯為策瓌矣然皆躡法顯之
行踪想恒流之洄泐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

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為兩々較之法顯傳云渡新
頭河至毗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
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
到扇饒夷城々接恒水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呵
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

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
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
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
舍離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
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
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
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
弗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曦曷以遐徂尋途投靡觸
風塵而脩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

天竺毗荼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恒水恒水東南流
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
伽施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恒水又東
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恒水又東至五河
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恒水又東南
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
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
皆以原野之遙征為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
在藍莫不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伽去

伽維北方一由延恒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
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耆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
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
此俱与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
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
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恒水東南流耳恒水
又東逕耳佳麗僧城叙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
寥千里而遠一言便畢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
疎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恒水西下至
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恒水
西下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澣去也此邑恒水
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連勿處
云恒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衰
討之安得有兩恒河乎是知縱翰畧記者忘准之
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者長
拾其一短俾知積璧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
蜀流數尺乃楚止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
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庖林卷之一

○庖林卷之二

蕭由明周

嬰方撰叔纂

○○續顏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刊整漢書集解音義以為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五百年當復合，七十年而伯

王出焉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
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勲烈
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
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
立解顏師古以為諸家說皆非應氏言自非子
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
周顯王二十六年獻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
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
云平王時襄公始立為諸侯于是始與諸侯通

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
列為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
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
五百者舉其成數耳七十年當為十七今史記
皆作十七事伯王者指為始王始皇初立政在
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
嫪毐正十七年也

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隱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
之考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者非其初生則

其卽位也必誅嫪毐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為
未出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于歲太差而
十七年之數獨得不爽豈繁者可疏而簡者當密
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周歲在丙午至嫪毐為亂其
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
獻邑為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
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
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既遠編簡易訛必欲強同
失之適甚小顏傳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為

秦本紀孟增得幸于周成王造父又幸于周繆王
而非子亦幸于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
王卽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裴駟案毛詩序秦仲始
大有車馬禮樂侍從之好則此為與周別之日也
當宣王元年為秦仲之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
十四年據本紀為五百七歲而依年表凡五百二
年于時秦始皇稱王更為惠文王元年是別五百歲
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復得
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

謂也以此證鄉稍無差池史儻之言于是乎可深信矣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蓄番輒分昆夷弟更造不為利惑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与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續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完財物盡与弟式入山牧羊至千餘頭買田完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与弟者數矣顏云更自

營為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五千石為大庶長元鼎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益以畜牧所贏為昆弟輸財于邊澹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為何益于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蓄息何

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度長微侯之爵臣瓚
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
解更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縮反勃以相國將擊下薊得縮大將
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
縮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

上谷

續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
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体乎使腐儒以春
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罪浮于御史大夫耶予以
為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地理志
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為渾都猶本傳菴侯之
為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
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
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

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續之曰五行志五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
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
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
聞恒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
以為頻年若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
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
大宛二年將軍趙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
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

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
者使來獻時戎軒屢駕醜獲納降改元之意直
為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
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媪女老稱也史家不詳
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
號而言也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
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漢書

又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師
古曰四皓稱號本起于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
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
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
競為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
不載于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之蓋一無取
焉

續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徵于文獻注一藝者必旁
采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
爰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爰遵三輔決錄
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平皆其字也此
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爰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
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益太上皇
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
敘述乃今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為漢史尚質著
作時只列母媪夢與神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
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赤墀豈世
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

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教敷奏若如史記言
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不但非名
非姓且草野而摺侮甚矣著書者不能拾遺補闕
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通者為不知而作異哉且
非遷國所書卽為異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
只稱高皇后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
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
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
雞于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
若雄雉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
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劉向以為雉雉鳴
者雄也以赤色為主于易離為雉，南方鳥近赤
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為呂氏名者孟堅何諱
之于郊祀而不諱之于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
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為字尤詭誕不知不經顏
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
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在荀趙為博史
而皇甫不必奇妄乎

非馬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內其女娃羸
有寵于王是為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
以為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
后卒後吳珪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
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太史
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自稱老婦之惠文后
即吳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而東廣微言太

后總三十有奇者亦失

非之日按子長既云是為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
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吳
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
其為孟姚無疑不得以為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
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
代帝王妃后謚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
謚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微稱歷撰古今未聞斯
典且以惠文后為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

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
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
七年惠文為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
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
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即与惠文並歲
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
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
十有奇果未為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鳥惑衆五牛揚旌

非之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鑿搖響五牛
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
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于異州秣六馬于譙
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
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
馬效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
牛建旗車設五牛青亦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
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于牛背使人

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旗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謀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今按田單傳單守卽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國角而灌脂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駭敗走積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旆云楊旌不亦証乎以後代之制侈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季歷

史記龜策傳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案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其言則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也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因而死文王苦之有不
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

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
又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
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
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羈文王于玉
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束皙傳曰
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秘諸書言則季歷在商
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為紂殺
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
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
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索隱曰柱
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
江潛縣

非之曰周禮青州其數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
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
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數為名乎又燕策
亦言樂毅奔趙二封以為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

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
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稱不必指其食邑
且漢書指其地理志廬江瀋縣天柱山在南復非
柱天也是時王武及外黃程處及燕柱天侯及衍
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
漢楚又安其得以其楚地封其將軍哉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穎達正義

曰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
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暮而生
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
之言未可信也

說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席七月而生魏畧
曰黃牛羗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
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娘七月生：時必臨水兒生
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則棄之豈羗獠之性走獸
不殊故腹處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禮元命

包並稱十人月生往、有不然者前趙錄曰劉淵
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遁甲開山圖曰
慶都觀于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
堯于丹陵又曰女狄汲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吞之
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懷卵一年而有孕十
四月生契漢武內傳王夫人夢吞日十四月而生
武帝漢書鈞戈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錄李雄
母羅氏夢大蛇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
女仙崔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錄又曰劉聰母張夫
人十五月生聰又曰范隆字玄嵩孕十五月而生
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
異者論衡曰傳言黃帝任二十月而生、而神靈
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
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于壽丘一日二十四月生
脞說曰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為妖有計
鍼葉不動生亦無他教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
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腹上出
五歲便入小學道神明為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

世本及大戴禮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曰女嬪
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
海炎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
年是生鼓延父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溫盤
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坐笑髮覆面
牙齒皆具復有異者寶積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
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之洲
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歷十二年生庖羲緯
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跡孕十二有載生伏羲括

地記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長
大能乘雲蓋龍類凡若此者不為神聖則為妖孽
生之靡定固其宜也其尤異者有緣經曰王舍城
有長者婦欲生子然不出肯尋重有生身滿十月
生一子先懷妊者住右在脅如是次第滿妊九子
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
病無降損母終春屬請大醫著婆破腹看之得一
兒形狀故小頭鬢皓白四向顧視言由我先身惡
口故處此生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

扁將老兒養育長大放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
脇比邱在胎六十年生而髮白誓不尸臥名脇比
邱乃至暗室中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
十歲乃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
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起始乘白鹿下托于李母
胎中七十二年產于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
涼錄索綏曰老聃父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
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蓋壽氏老女野合
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
十一載道遠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大夫之最
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曰
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而告之龍亡而策在
櫝而藏之，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策
沉于庭化為玄龜以入王府，童妾未既，斲遭之
既筭而孕當宣王而生女不夫而育懼而弃之為
狐服者哀其夜號取之以逃于褒，人褒均有獄
以入于王，嬖是女使至于為后孔穎達詩白華
疏曰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如褒如年十

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不彘遂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不彘之歲為五十年不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字人道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暮月離裏之邵公何與抑羅莘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宣王于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立將天時為之乎

贊劉

宋考 二幼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異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媠母多媠而歸罪于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叙述當時

務在審寔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薊城將相
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
吐其斯人與補注篇白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
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
榛栝列為子注若宋王王卻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為正以詳贍為美如子玄則宋
王蓋兼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宗孝王好
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
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

、面以降差為明暢予友詹修之謂其非是泥者叩
頭蟲也泥首即叩首耳予謂范曄公孫述論曰述
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注引于贊泥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
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彦昇讓
表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如曰叩首不得復云在顏
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驅蹶泥
中晉陸脩靜猶以黃土泥額欲反縛懸頭衆望同
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汙辱耳比于謝豹

豈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復臆五六歲先大父抱著
膝上坐客有醕酌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說醉如泥
何也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淖溼之物如泥益爛醉
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惠先大父曰不然泥者歧行
虫名振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齎醉如泥以為如
此虫也予後聞蔡夢弼杜詩注曰裨官小說南海
有虫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說与張邦基墨莊漫錄同漫錄又云偽閩王延慶
為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片瓜酒既盈
不可置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
泥之為虫又有兩笑然吞道元与天公牋曰小婢
從成南方之妾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斯又不知何
所指也

佛生

王中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李
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
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繹曰如來出世之辰經記參差然以恆星不見時

生其說殊誕按因果經摩耶夫子往藍毗尼園于
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葉即舉左
手牽摘之菩薩漸從右脇而出瑞應經太子四
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
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
度答曰沸星出時生沸星出時出家沸星出時成
道沸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沸
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
生凡茲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辛曠出

星暉昏昕又異矣至釋玄暉云世代既遠難可論
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即莊王
十年四月辛亥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內外典以
四月為正也又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
日今以為正身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
夜恒星不見氏左曰夜明也星隕如雨与兩偕也
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
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
待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范甯穀

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蓋皆命以夜明隕星為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實六鷁之飛咸在宋都則恒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于魯也齊衛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疏引感精符曰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家奢麗太甚也太公羊疏亦引春秋緯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年榮奢改

葬桓王也此皆鑿空傳會之說矣若必援為悉連篤生之繇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隕乎自非然者果天竺聖人知中國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國聖人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為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西方之書以為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為四月八日者以周曆審之邪淨飯之宮兼用夏周二曆其時已奉正朔耶杜預左傳注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義曰夏之仲春是

月昏孤中孤在輿鬼南則于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為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憚又安得以八日為正乎夫涕星為帛沙即鬼宿也鬼在南宫南方七星既皆隱沒佛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于日食河濟之間時有落石如雨何謂休徵耀靈隆照宵出萊夷東曉之城至今垂號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如隕星夜光為

娑伽之生所致其為異也奚趙鸛鶴矣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于鬼之夜哭則當旌其異以明夷狄兼中國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于日之再中則當列其積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僅謂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耳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于斯者乎歷攷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恒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四

皆非佳事况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
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
耶予因廣尋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袁粲
馭夷夏論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
老先沈約荅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
中事自明不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
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墜地与春秋恒星不見意
趣永垂釋道安二教論曰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
明注引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
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邑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
之災案佛經如年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
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放光明周以十一月
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周正与夏
同杜預用晉曆筭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用
忠用魯歷筭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筭即二月八
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
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

五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
度也後魏書僧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
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
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
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辨正論曰調御
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傳
奕廢佛僧事引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
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于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
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故現此瑞一
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鑄石記之埋南
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
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
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卽身相因呂侯西入
會諸侯于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三年壬申歲二
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
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多曰
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

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
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
乘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
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
從摩耶右脅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虛
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
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于拘尸城入般
涅槃又云齊時統上法師荅高麗使云佛是西周

○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篇
第冗雜無著述體會鄭公隋書曰王邵撰齊為編
年体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詞鄙野
或不軌不物駭人觀聽大為有識所嗤鄙又曰王
邵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
文辭鄙穢体統繁雜直媿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
墨不足觀光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遺編直穢史耳
劉之美言既網繆史之貶詞復契濶惜二書已亡
不得審其梗概也蓋末世史臣諂媚者謂之隱惡

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閔寔錄在昔尼父
已致慨于勝質矣且五行掇拾細瑣皆委巷之談
也孔志援引鬼神皆詭恠之說也見人之細過迷
已之大疾類如斯矣公羊語半青齊事多鄙累漢
世尊為六經列學宮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
公羊之可廢久矣夫蘭臺載筆之臣未有不倚據
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于司馬蔚宗亦痛憾于
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氏撰
齊書廟號犯時諱者稱謚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
為武臣或以武定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
居襄代使讀者督亂而不測驚該而多疑隋書王
邵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又申以
詆訶尤其諂惑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
訊王君懋齊隋二書叙錄煩碎如劉臻還宅訪知
方知王邵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二
公之見訾人如此可謂黃雀之利甯可知童子之
挾彈也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叙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謂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為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叙此如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

積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為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為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為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問有云子長謀之

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郢衍見拘睢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皇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厲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為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歟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邾城令常慕
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即中書令河東
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德業過人王勃等四人
皆出門下侯過害公子諳祥柯建安丞時中丞
崔察用事眩官皆辭行誅殛甚衆素与炎不協
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惧不知所為忽轎中遇一
人形狀瓌偉問公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
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

甚善乎

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

注曰言帶犀角

刀子指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

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插之

適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
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

不見大異之即詣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

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絞斬且半次至公子如

其教誦呪久不見察仰視之但見有一神人長

有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揆其首面

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突公子

遂得脫比至屏。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教邑
精內教

錄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
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據之守正者以
為語怪謏聞者為之欺誕未可一一為曲士言也
崇禎癸酉公孫疆之國有來令吾邑者以筆札屬
予往。墨而無札予慨然曰昔人不能為王門伶
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胥史哉亦對隸
人擲筆謝之令震電憑怒仇家竊之知因而搆予

與令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
至今遂與仇以他事羅織予十一日膚懇既行誣
章遽上使者下其事郡黷移牒往來勢如霹靂所
為罪狀予者益千古未有之惡予方偃息荔林自
謂無患既不與外事而忽得此城中大小驚沸予
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夷然不屑師
謂予溺人必笑怒予太癡十九日傳至臺憲對簿
使者頗恚予冤頻為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
厲吻欲嚼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為予請

者則聲如乳席予謂命乃在天耳不能屈下也上
司催促案牘檄五六至今故為遷延留訟十一月
廿七日始具兩造于庭予引友人方翊祚為證既
上予憶却令事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角者指訣
誦呪如異人指是日雖無神人拔首事然爭辨時
予奴視仇家詢辱之復批其首令嘻笑而已初無
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罷明日爰書上事
方得解不數月二憾俱斃三劇無不為予快者以
為天道之昭々然此呪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錄之

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說而存之以保其
身庶乎

繹李

薰猶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与富陽滿氏云非
我族類徃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李善注
引家語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而藏

繹之世說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
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猶不同器吾雖不才

義必不為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蓋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涿波送君南浦傷
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辭曰予交手兮東行送南
浦美人兮南浦

釋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詩云風肅流清雲高林
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
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今送客
處此甚可笑三閔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

所指乎

云于巖

劉孝標辨命論于公門高以待封侯母掃地以
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
侯延年傳

釋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于公為東海決曹
掾決獄甚明凡罹于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壞
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
治獄多陰德子孫必具侯延年為河南太守為治

爰酷母從東海來遠見報因怒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後歲
餘而誅故人為之語曰子公高公明以待封爰母
掃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
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爰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張
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鐸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

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
勅尚書劉德威侍郎令孤德榮問法琳法師曰依
辨正論云姚長謏曆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
壬申之歲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像
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
費長房為錄固言莊王何故傳述幸索無的可依
對曰依魏國曇謏最法師及博士姚長謏等據周
穆三天子傳衆書准阿含經等細推依寔佛是周
第五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脇

而誕即周書異記之云也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
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為論據羅什記
羅什記者永安世高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
莊五時生但據恒星為驗未悟恒星別由他事長
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托胎者亦非也凡人正月
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
故乃四月生長房之錄定可不依也又裝法師西
域行傳曰臘伐尼林有無意華樹佛本誕處云當
此土二月八月上座部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

史曰謝丞漢書以佛為周莊王癸丑歲七月十五
日託于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
王十年乃甲午非甲寅也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
合而不知考耳元金履祥通鑑前編昭王元年己
丑二十二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
高僧叢論既聚訟之莫憑即一人紀載亦齟齬而
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
中華儒生乃欲多方牽綴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
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恒星不

見是年則為癸丑謂佛生昭王甲寅者蓋亦竊叵
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悞以己丑為甲寅又誤
以十四年為二十四年也帝王世紀謂昭王在位
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南征不復故沈約
于穆王即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蓋武
為西伯者十一年為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
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
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
年歲次己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
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恒星不見雖非
必佛之生然稽其變亦為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
為書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為確自陷于
牽合而不知也孔子逆知秦之繼周者為秦誓存
于尚書末簡耳今據恒星之書而揣釋氏必以是
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足以定
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復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木鷓
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為哺雛又
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
餘喬木上參天杜鵑莫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
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
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
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
與後世傳

復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于天壤山蓋天精也

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宇納為妃遂王于蜀
號曰望帝荆有人曰鼈靈出自井中身死泝流而
上至汶山復生字用為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
西州望帝淫于其妻慙而讓國焉去隱西山後以
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
楊雄應劭許慎說也它書或言水泮澤而有草奮
其亦說春分鳴而衆英摧落倒縣以寄其苦北向
以喻其思巢鳥為之飼雛田家侯以舉趾周公謂
之雋師曠謂之鸛屈平謂之鶉鳩宋玉謂之鶉歸

呂不韋謂之雋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禾
楊雄謂之子鵠王逸謂之置鵠張揖謂之鷓鴣沈
榮謂之鷓鴣張華謂之怨鳥許慎郭璞謂之子雋
常璩謂之子鵠徐廣謂之子鵠李士謙謂之鷓鴣
韓愈謂之催歸顧况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
自呼之聲以為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
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既周公所作時無杜
主安得啼鵠常璩亦日子鵠之鳥今云是雋四海
有之何必在蜀且刺史秦官蜀世未具以此反訊

楊許之說躓矣案爾雅雋周燕：鵠舍人注曰雋
周名燕，又名鵠孫炎曰別三名也謂雋周是燕
其說又異自禽經華陽志以雋周為鵠著書者遂
爾相仍而羅願讀為雋又名周燕蓋本說文矣意
者杜鵑為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亡去時適
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
好奇往往證成其說如劉淵林稱蜀記曰王姓杜
名宇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魂鮑昭云鵠
是蜀帝之魂温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同

賦詠不獨少陵固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字以
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生憔悴難忘黃屋
之尊四海翻飛竟思玉壘之樂啼夜之悲未歇亡
國之主非誣焉耳但寄巢舖戲說出拾遺密樹深
篁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鵑行又云古時杜宇稱
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葉窠枝樹木搶佯瞥撥
雌隨雄毛衣慘黑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隨形
不敢栖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
苦飢始得食一虫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
愚蒙則棲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鷲之困與向所稱
仍為餒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案鮑
照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躄
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
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虫蟻豈意往
日天子尊然則博物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為飼
之益虛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下筆有神
言不可逝也

疑白

蘓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文

斜音伊邪切

疑之曰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為西湖之隱作詩
送之中云醜酒頻遊蘓小墓載書時汎議曹湖既
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悵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
蘓小小歌妾乘油壁車即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
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
調集溫飛卿蘓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

豔語蘓小小墓武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
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蘓小小歌西墓陵
墓下錢塘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又縉
春渚紀聞司馬才仲樞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妹
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
年度云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
為錢塘幕官廨舍後唐蘓小墓在馬頌之才仲復
夢美妹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自是每夕必
來同寢咸曰蘓小小墓妖也不踰年才仲卒

此則蘓小窳錢塘人白樂天楊柳詞蘓州楊柳任
君誇更有錢塘蘓小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
處是蘓家則亦以為武林人知揚州為杭字之誤
也宋陳子兼聰間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
云晉歌妓蘓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蘓小
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裡逢寒食落日家三拜
掃歸只有縣前蘓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
墓又在嘉禾豈麗媛妖姬兩地爭以為重乎劉禹
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駟後聯
墻任垂鈎釣得玉餘魚踏芳共登蘓小小墓夢得詠
以及此紀聞又非証耳

欽定四庫全書
○庖林卷之三

○明甫
○周回

○撰嬰
○方叔纂

孫慎衡錄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

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字表曰崔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二
子業仲年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

生太常信侯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仲
牟生融，生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

問曰：嬰向作崔氏縣史小序曰：崔氏于戰國時文
獻中湮風微云。邈迨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
系表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為崔
氏始祖。雖表所詮次不無踳錯，而學于舊史，敢附
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
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允壤稱孤，此
所未解一也。漢氏芟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

東萊居然南面，此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記載無
遺功臣，息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
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紹為太守，此所未解三也。
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通者，非即四皓之夏
黃乎？夫意如青土錫采，既在嬴氏之年，少通皓首
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牟，仲牟生
融，生石，生廓，豈有相承五葉並萃一時，又豈
有高祖方立本朝，而玄孫翻避其世者乎？若謂意

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且始皇
二十六年乃滅齊東來果封當在過黃腫登之累
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茲益與雲笈七籤所稱
崔仲牟秦時封汶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
擅文宗唐史高視金匱難以彛管測其玄深穀梁
子不云守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
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輒承歐公之表以紀
崔氏之先

偶料廢麓得麟史簡端教紙彙籍尚存郢質已逝

執書及復不勝悵然有今曩之懷敞帚未忘聊識
于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
不以魏統一方而並為三志今點二國進魏而
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
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
魏為不討之仇今點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姦而
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具皆以功德

積數世而後王其亡矣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
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是秦以來吳者以力
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
自安和而始衰至梁桓靈而天下亂也此之迹積
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故魏之
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夫正
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
下矣故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可不
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
功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
一字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竊賊宮禁嗣嵩乞
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桓
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叔奸世濟鼎
祚坐移曹叡凶靈虐過其祖父然忠死之際國命
已歸之司馬氏矣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國
俱移始建皇帝之跡漢高保起所取者獨有一秦
軹道繫組版圖皆入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

當不獻時語地則祇半于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
原二三十年間師幽齊芳昭戡高髦其么庸魯不
及靈猷而云強盛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
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或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
者二方奉筮鑰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吳玩
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仇
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即祚白帝崩殂
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
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我之思造劉禪出降而曹

真已蹙蜀之為漢真與仇相為終始魏何得覩然
而竊統之正也故已以為功之成則其虧已多以
為迹之順則其逆寔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
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晉統天下始無可疑者
善乎習彥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
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
謂制當年當年不置于魏則魏未嘗為天下之主
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故以晉承
漢功寔顯然正名當事情体亦厭又何為虛尊不

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由斯以談陳壽之
不敢進魏而並志為三其見猶未為陋也

鑿孫

合璧事類孫興宗名博平人舉九經父第為
侍講太宗幸因子監與講尚書說命真宗除
與龍圖侍
制卒謚宣

隄朋顏淵

孫與作孟子正義于不耻章疏曰凡趙注有所
要者雖文段不錄然于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
今有以隄朋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勲顏淵

慕虞仲尼歎庶几也案春秋傳隄朋齊大夫也
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
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二年經云顏
淵曰舜何人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
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之為解文
焉

鑿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當猥庸隨事發明誰
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于載不作也孫與腐
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間引徃行蕪行已多及

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隍朋數語趙注乃無之與
自云文段不錄則與翦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与
隍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已若者語出列子高誘
曰醜恥也稽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隍子
慕黃軒蓋采邠御語雖然趙氏佳言為與所變亂
多矣與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
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不注曰天時為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

虛之屬也孫真正義曰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
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
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辰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
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子
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寔以六十甲子
日定南北東西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寔而向背
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
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
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隍朋數語趙注乃無之與
自云文段不錄則與翦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与
隍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已若者語出列子高誘
曰醜恥也稽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隍子
慕黃軒蓋采邠御語雖然趙氏佳言為與所變亂
多矣與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
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不注曰天時為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

虛之屬也孫真正義曰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
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
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辰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
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子
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寔以六十甲子
日定南北東西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寔而向背
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
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
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釐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年居
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
家侯之白、席通曰五行言行者為天行義氣之義土
尊配天木為少陽見寅壯于卯衰于辰火太陽見
于巳壯盛于午衰于未金者少陰見于申壯于申
衰于戌水太陰見于亥壯于子衰于丑木生火、
生土、生金、生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
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旺七十二日
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為東方為春金

為西方為秋火南方為夏水北方為冬土為中央
為四維五行用事王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
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王而火相木王
水則廢蓋水冬已土至木用事則水廢為江河也
金勝于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土王故土死也他
皆倣此白虎通蓋采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
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
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
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于死丑三辰皆金

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行
行虽各王于一季要其壯時乃可為王耳若夫節
淪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為王矣如孫氏說五旺
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為金廢
之鄉子丑為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
火謝之方指休廢為盛王豈不謬哉又金水上同
主于申酉戌亥木火均旺于寅卯金火並旺于巳
午水木偕至于子亥親執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
所守龜筮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駘集解曰甲

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戌亥戌亥即謂孤辰己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
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申甲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
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
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
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
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解已明不知蘇所云一畫二
畫者求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
然其年歲在鶉火鶉火為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

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隱式即棊也棊形上圓象天下法方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兮失士卒振旅將張兮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救怒軍士勞羽則弱兵少威明此乃听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疾若顏淵壽若邵公孫奭不疏

禮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台之地為周公旦邵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為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奭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

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即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身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邵康公封燕康王時為復太保年百有八十蓋別有案據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則曰受命行善得惡則曰遭命行惡得惡則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善則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

然莫禦而終得升于帝是也行善得惡則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伯牛有疾也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則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釐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邵公之徒遞相祖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按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

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
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日正命
二日隨命三日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
然骨善不假操持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
命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慾而凶惡到故曰
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
凶禍故曰遭命邠卿蓋與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
雖不詭于大道未知漢儒之同詞也然鄭康成祭
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
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運命定命辨命諸論所
以紛于世也

孫子荆詩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為上壽中
壽下壽孟與此異

仁鳥

趙氏章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惧次
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
曰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
胎殺夫則麟顧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
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
注引之

釐之日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戴鵲遭
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慘則知士深退此虽刻胎
殺天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
是猶澄子之亡其紛緇而取償于禪緇亡其所以
為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
明儀人亦未詳礼于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
所說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其務
求極焉

釐之日為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強記焉耳
苟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權塞聰明守其固
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為傳
良難冥搜而以為不必規其求極則正義可無作
也鄙儒之談賦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曰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
不合其耳矣轉為蚤蚤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
耳蹠躩而听儀益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
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
後事故刪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
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而史失其

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由百世之後解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微夏
殷猶闕况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為多憶
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為不見古文尚書然則
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物之不審一事
之不知不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
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
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策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
能知何也此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誚彪又曰說

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
願望見大王見言所以伯王之語則非面說也此
與范雎之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語同通鑑
韓非為韓使于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
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
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听臣說一舉
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
親霸王之名不臣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
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證以題無

書字遂不敢收載竊以為當補入

娛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度
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与日兩半銅斗合成
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
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樊宗
師銘效之宋子京唐姦臣贊六三宰嘯凶化奪
晨林甫將藩黃屋奈鬼質敗謀具元盛崔柳倒

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于古然退之為之則
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于史詞似非所宜
矣

撰曰案抱朴子或問真人守身鍊形之術答曰夫
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
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佳味甘如蜜子能得
之慎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紙白之氣正微密深
于幽閑三曲折中丹煌燭獨無足立之命門形不
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雅

川而後世庸鄙道士竊勒以為古歌羊質虎皮何
足倣擬退之銘曰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
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
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之使其踴立言如此豈
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舒節緩聲子京之贊
此事連類語其體制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倣身
篇云越子滕行吳君忍晉宣尸居魏臣急白公厲
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歎牛篇云負能伯吳

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扛郵死陵下
教禽鐘室誅斯為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按
成相亦倣汲冢書周祝解法尚未純自栢梁肇詠而
此体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博
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累々如連貝江河四
海如衣帶差与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
亦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于史冊則孟堅削
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為冠
劉宋皆摹此制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

楸

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

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
其誤詰之曰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
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予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
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畧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
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
所為現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

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鴈以貪顧鷄以嗔睨
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眈視也鷲以喜嘑
鳥以悲啼鳶以飆鳴鶴以潔唳鳧以凶叫鴈以
愁嘯鳴也鵝飛則越沉鵙鳴則蚓結鶴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
鳥味多圓而善啖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
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
鮑事白余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
懷卵鴛鴦交鷄野鵲交枝此見變化論雀以聲

交鵲以意交鷓鴣以晴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
瞰鷄睨鳥無肺胃蛤蜊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
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事白謂禽經非後人作
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
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等笏經謂
皆出于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
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
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

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
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
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
孝轅論篤者也何宜踈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
間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
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
為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
之鶡赤鳳謂之鷦黃鳳謂之烏白鳳謂之鷩紫鳳
謂之鷮又曰乾皋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

人勝之也又曰一鳥曰佳二鳥曰雒三鳥曰朋四
鳥曰乘五鳥曰雀六鳥曰鷦七鳥曰駝八鳥曰鷮
九鳥曰鳩十鳥曰鷮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
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
性樂又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
尾多長水禽之味多促又曰鷹好踣隼好翔鳥好
沒鷗好浮又曰鷦以周之鷮以就之鷹以隼之鷦
以楛之隼以尹之又鷦上無尋鷮上無常雉上有
文鷦上有赤又旋目其名鷮交目其名鴉方目其

名鳩又曰鴈曰翁鷄曰鷓鴣曰鷹又曰霜傳疆枝
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又鷓
之信不如烏周之智不如鴻又鴻鴈愛力過風
迅舉孔雀愛毛過風高止又曰鵝見異類差翅鳴
鷄見同類拊翼鳴又暮鳩鳴即小雨朝鷓鳴即大
風又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鷓又鷹不擊伏鷓不
擊姓又鷓見蛇則噪而賁孔見蛇則寃而躍又曰
火為鷓亢為鷓又雀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
又曰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又曰雀交不一雉

交不再又者不上桑椹活者不下荏又鷓鳥不
登山鷓鳥不踏土又夏鷓生鷓楚鷓生鷓又曰鷓
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又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
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鳥之小而
鷓者皆曰隼大而鷓者皆曰鷹又鳥鳴啞鷓鷓鳴
唯鳳鳴啞鳳鳴啞雉鳴鷓鷓鳴啞鷓鳴啞鷓鳴
嚶鷓鳴啞鴨鳴啞鷓鳴啞鷓鳴啞鷓鳴啞鷓鳴啞
又曰其足鷓謂之跗雞謂之跖鷹謂之翮鷓謂之
鷓鷓謂之又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躡又

曰鶴生三子一為雀。鳩生三子一為鷓。又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奈。又曰鷹鷄又多秋生。雉鷄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鷓必匹飛。鷓必單栖。又曰翬以鳴。鳳以儀。翬又曰朱鷺不櫻肉。朱鷺不吞腥。又曰鷺好風。鷓好雨。鷓好霜。鷺好露。凡埤雅引之。則作鷓好風。鷓惡雨。鷓好霜。鷺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雀以聲交而孕。鷓以音交而孕。鷓以晴交而孕。鷓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為見爾雅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鷄睨出。王褒賦中而傳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鶴崇有論曰。鳥無肺胃。蛤蜊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蚕以無胃而有。又螢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有。今逸晉書逸論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則已審矣。且亦蠕動之類。以為可補于禽經。斯不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為北堂。蓋祖毛詩焉。

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萱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在婦人固皆可以言為北堂矣又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于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胡詩上堂拜嘉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

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歸覲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覲省詩北望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為萱親則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斥母蓋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引一斗恰有三百

青銅錢以此知當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
得沽酒間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
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
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意言此曾子建樂府中
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
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与
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叔德輿詩十千斗酒不
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
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詩所

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之言出于一時
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擬唐食貨志云
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
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
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
可知僕因謂郭日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
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
論曰孝陵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
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
詩人筆具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
我者而筭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卮堪十千簡文帝詩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
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語則一卮林一杯又價齊于
一斗矣王融淶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金朝一
壺酒寔是勝千金亦可以為真即梅聖俞春雪詩
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宋酒價亦復
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元年天下置肆以酤

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
如此詩豈作于建中時耶然貞元二年歲飢御
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一笑也但勉夫知漢
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
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
錢與餘杭姪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
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
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
四錢此恐升字之誤予嘗為之語曰西京若就盧

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鷺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鷺斯鷺鳥名也斯者行辭如曰螽斯露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鷺斯失矣

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鷺斯一名鷺一名鴨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鳥名鷺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莞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

立鷺斯之目是不精也予案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為書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爾雅以規于古足以辨言矣今考爾雅曰鷺斯鴨居使斯祇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法言曰類之黨甚于鷺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螽斯之斯與鷺斯之斯同為語辭其說益僻按周南螽斯翊七月作斯螽毛傳曰螽斯蚣蝋也又曰斯螽蚣蝋也爾雅曰蜚螽蚣蝋舍人曰今所謂春黍方言曰春黍謂之蜚螽

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春箕則安得以為鹿蕭
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為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
苑鹿化以為馬張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听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羣臣
言蒲与蒲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
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減榮緒
晉書嘗引以為言歐陽詢藝之文類聚蒲柳門

載趙高此事謂出于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
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

通非雜說也又案礼器曰三代之礼一也民共
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尚白黑尚
青也變白黑言者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伐亂作
或以青為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
則趙高于時不但以蒲為脯鹿為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今日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与扶令育之表救義康云獨獻微

管蓋遜言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義康也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敢恐泰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見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顏介現我生賦日詠苦胡而永嘆吟微管而增傷此則皆用管仲之事者也

叢談曰世率為以用板輿為奉母親事用之如
樂天詩朱旂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
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
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享不可專為
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
輿不止一事

釋曰曰板輿之為安車猶蒲輪之為軟輪皆欲使
老人從容肆休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嘗乘馬且其
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

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
邑得美玉北史畢元賓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
還鄉每元賓听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現其所
斷隋上柱國梁睿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
三衛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
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
語為奉母故宴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
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以事母以孝聞開元中
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

詣長安因話綠柳芳掌汾陽書記軍中大燕母趙
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
子臨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嬖好乘
輦餘人以茵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
南史宋順帝禪位于齊太后惧其帥閹索扶幸板
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
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
云貴賤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袁州徙葛從
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鄴以板輿置從
周母城上從周為之緩攻此与潘元之御情事又
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
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
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
于是乎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不聞西
道主人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
督糧儲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

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行建吳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于郡境仲規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寔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在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宗人為卿導授司州治

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遷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辯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魏書諸關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為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欢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為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辨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鄭國

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糗糧乏絕侍官二三日間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于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寧志主人此非所謂秋方之典客者乎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塲屋用南史劉裕所言

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詩思蓋前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畝畝知左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于晦首以在蔡氏在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慎曰東戶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

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按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為首。漢書今古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扈在矣。炎帝神農之際則栖畝美談宜以容成為先矣。路史因提記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為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為即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為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愷悌宣柔嘉餘貨委于路衢餘糧棲于畝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干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栖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栖畝戶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柳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矣。若劉裕所言餘糧栖畝軍無匱乏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得因糧于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為題必有深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五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藉極博
余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暨從行天
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
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
池設流杯石溝宴羣臣晉客閣記天淵池有飛
龍等舟魏興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

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壁夜浪浮金梁
武帝有首夏泛天淵池詩

附五曰于天淵池列梁詩江銘蓋謂即洛園曲沼
也夫自晉以來伊洛淪陷鞠為狄場宋齊梁陳畫
疆而守長淮難涉安得弭蓋洛邑授簡茲池覽宋
齊書建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
池蓋宴遊之所輒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
間天淵池芙蓉咸二花一蒂太始二年明帝泛天
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于天淵

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
以為魏之天淵則是鑿鑿歲驚于洛城而侍從諸
臣日珥筆于教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礼里宰歲時合耦于耒鄭玄注曰鋤
者里宰所治之處也若今之街彈之室疏曰昔
漢時在街置一室檢彈一里之民也今金石錄
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故昆陽城中平二年正
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平氏
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衛之与街豈可強傳
曰按鄭玄馭許慎異曰周礼六十五皆征之使為
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
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是自漢魏微官秩若封人
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
關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贖問

而知之

附曰隋書曰崔贖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贖曰皇甫謐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予按南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西北九十里為西通上郡之關即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據煬帝語則有二羊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里不遠封疆如錯晉陽之西北即壺關之東南羊腸蓋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為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為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

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畧曰曹公置典農中郎掾秩二千石農典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王氏引農典城為美談殊少稽棘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為武帝侍中者合官与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為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經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音風土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叙正當魏武時又為齊人則元矩非即衡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
經注曰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
麀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麀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
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
知其年月者以太武紀神麀四年十月詔崔浩定
律令故也不知闕左平柱乃在柔乾闕右求言則
洛城朱雀闕也案道武天具元年都代郡柔乾之
平城下至太武尚屏恒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還雒
陽上距神麀六十餘載雖器同事合而地迴年乖
援平城之故寔傳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衛衡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
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梁鵠以工書
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持鵠手跡魏武懸着
帳中玩之以為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

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案前志
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
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卽姓苑古有賢者
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
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与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
橫天下為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席唐兩墮頓

使漢祚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為古賢乎

彈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畧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
賦自恨筆力乏奇偉五年前楊仲困自蕭山致
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二古銅洗藝之學
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
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花賦時又以
為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

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
宋南平王劉鐸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
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謂水仙
為花名豈不謬與似孫二賦載其騷畧中

鄭康成

緯畧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嘗五四妃
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
妃帝因堯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
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

氏增以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
二即复制也康成之誠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
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
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為
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星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
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
安乎然記謂舜只三妃又為未悉何者大戴禮帝
繫篇曰帝舜娶于帝尧之子謂之女區氏列女傳

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日登北氏又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羲均羲均又士安之踈也

雙魚

是始為巧倖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踈也
高似孫緯畧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雙魚水淺深昏沉沒取之吳良為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雙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雙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雙魚前已表徐州刺史臧霸送雙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脣古非吾事且

問江南噉鰻魚詩中用鰻魚之典者蓋僅見于此耳

彈曰乙丑予在鷺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鰻魚百枚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為魚蓋不可曉緝畧所引尚多遺者且亦未知鰻魚何物也因与生客共徵舊事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鰻魚顏師古注曰鰻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關上書獻鰻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為中書監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鰻魚或有間閩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鰻魚三十六度枚彥回時甚貧薄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日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檢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与親友散之少日便盡郭璞注曰三蒼曰鰻似蛤偏着石廣注曰鰻有殼一百附石細孔雜或七或九陶隱居名醫別錄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鰻魚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

决明是鰓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决明生廣州南海畔。殼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殼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為紫貝及鰓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与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捕海物。云鰓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擊舟至所產處，以繩擊腰，縛于舵尾。然後沒水，或深入五六寸，或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

着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猶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則拊膺慟哭。蓋已為魚龍攫去矣。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鰓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則被甲者，不名鰓也。若諸家之說，則此待石以具體。耀采而晃人者，其為鰓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鰓魚，孫恂從之。皆未辨其為介為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貴之一枚，至數千錢，則海人之以利而死也，亦何

怪乎

削藁

緯畧載削藁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
群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日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為虎賁中郎將素重
慎周密時上封事削去草首或別傳曰或為尚書
令常以書諫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
盡聞晉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謹議
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

元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
孝伯為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
言直諫削滅藁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
為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
輒焚藁草隋書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為侍
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聞
草藁隋書高頴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頗
皆削藁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
元方咸有此譽而馬賓三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

臨終取焚奏藁与苟全皆于屬績始命焚敗則于其不容者多矣任彦升為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離龍而成輒削藁此卷用事為藁非其寔也緯畧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日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距詎幾

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每、多用此四字

本之曰四言慨慷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為娛憂生之徒亦以為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邊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翹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

何為古詩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益遠
永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
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于江黃龍負舟禹熙然
而稱曰吾受命于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
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于黎陽臨
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
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憂為此語悲壯可入宋人

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公云恨不挂長繩于青天繫
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
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
然余嘗尋之江總歲暮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
酒傾一杯非又為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圜常言
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
夜遊驚其迅速沈炯幽定賦謠曰那得長繩繫白
日年々日月但如春李鏡遠詠日日迴戈安得中

長繩不可羈蓋相襲久矣按玄傳九曲歌曰歲暮
景邁群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寔肇自
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
畫九子母不知涕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
時已育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曰雖破其說
不及此

亦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皇太后元帝在太子宫生

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宫甲地三甲乳生
也畫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
后傳言八子丙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
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適有畫彩
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
時翻譯尚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
偽為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
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于禮
魯人以為母師甲觀既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

此三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
足怪乎仲遠之時以京未遠其博學多聞于漢
家故寔必有傳記未可據為之彙說也若藿光所
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事入告于君以
為彩畫之魚何言之野乎

片林卷之三

